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

名师研究

罗忼子

卷

张友宪

朱光耀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科
名师研究

罗忼子卷

张友宪
朱光耀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未子/张友宪,朱光耀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11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

ISBN 978-7-5641-3801-1

I. ①罗… II. ①张…②朱… III. ①罗未子
(1918~1968)—人物研究 IV. ①K82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7272 号

装帧设计 谢燕淞 夏媛媛
版面设计 刘庆楚
责任编辑 刘庆楚
责任印制 张文礼

罗未子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版人:江建中

网 址:<http://www.seupress.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9.75

字 数:243千字

版 次: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3801-1

定 价:108.00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025-83791830

总 序

毋庸置疑,名师与高徒是检验一所大学、一个系科之历史与成就的最为有力的标尺。名师不乏高徒,而高徒则又往往成为名师。自1912年刘海粟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始,到1952年由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山东大学艺术系于无锡合并为华东艺专,再到1958年迁址南京、次年升格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几经沧桑变迁,南京艺术学院的美术学学科文脉已逾百年之久。我们之所以在全国同类艺术教育院校中备受瞩目和关注,其重要缘由正在于名师汇聚,文脉的薪火相传有序而得力。

在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百年的历史沧桑中,无数人的人生和命运与其发展互为纠结、血脉相连,南艺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而他们在美术学上的成就以及人格魅力则成为南艺的百年文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大千、黄宾虹、潘天寿、潘玉良、陈之佛、谢海燕、朱屺瞻、吕凤子、丰子恺、关良、刘抗、郑午昌、倪貽德、傅雷、颜文樑、吕斯百、蒋兆和、罗未子、汪声远、李超士、常书鸿、俞剑华、刘汝醴、温肇桐、陈大羽、李长白、苏天赐……,正是这一大批现当代美术史上显赫的身影构成了南京艺术学院这百年老校的动人华章,也印证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断。

艺术对于一个人乃至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在我国现当代功利主义思想对艺术教育的冲击同样尤为明显。刘海粟先生早在1936年《艺术的革命观——给青年画家》一文中便指出:“看现在的教育组织法,专提倡工科、理科及生产科(即职业教育),觉得文艺没有用的。诸如此类,可证明当道者并不明白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我不反对理科,也不反对工科,更不反对职业教育。不过这些都属于物质的。但精神的也非要注意不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不仅光为了吃饭,有时他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一方面要解决口,一方面也要解决耳

朵和眼睛。耳眼完全根据于感官方面的,换言之,就是精神生活的工具。故不仅是吃饱穿暖就算了。在这里我们尽可以简单的明了艺术是什么东西了。艺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结晶,同时表达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凡是一个民族的强盛和衰落,一定客观地反映在它的艺术上。我国近百年来文艺的盛衰交替,正是反映了这个客观的现实。”时过境迁,刘海粟先生的话似乎更具现实意义。不过人们对艺术的精神需求较之以往显然是大大提高了,尤其是当人们沉浸于物质盛宴的浮华表象下,我们更是感受到一些艺术大家以及艺术教育名师的重要价值。欣慰的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拥有着如此众多的已进入史册的画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应该说,他们作为一种最珍贵的艺术资源不仅属于南艺,更属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

故而,值南京艺术学院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我们决定出版这套“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学科名师研究”系列丛书。基于历史上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过的名家数量众多,因此我们这套丛书所选的研究对象仅限于一些长期执教我校的成果卓著、影响深远的美术名家。第一批我们率先推出他们中的十二位:刘海粟、陈之佛、谢海燕、郑午昌、颜文樑、罗朮子、俞剑华、刘汝醴、温肇桐、陈大羽、李长白、苏天赐。他们不仅碑留艺坛、籍著我院史册,而且在美术创作、美术理论和美术教育等几个主要方面对构筑我院美术学学科具有突出的奠基和引导作用。我们研究的指向和涉面在于,追溯名师的生平和事艺轨迹,揭示名师的创作和教育思想,评析他们的学术成就,诠释他们的治学风范。我们期望在研究中尽量避免只是停留在史料的钩沉、资料的编辑上,而是能向纵深推进,由表及里地作立体性的观照,让我院在美术学学科的建设过程中一直融汇着名师们的教育思想、学术精神,在时代的光照下,面貌日新!同时当我们追忆他们非凡的人生以及杰出的艺术贡献的时候,更希望在他们灿烂光辉的映照下能产生新的名师与高徒。这也正是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主旨所在!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张友宪
2011年10月31日于二乾书屋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传略	3
一、红色年代 多情岁月	3
二、流寓重庆	8
三、就学桂林美术专科学校	10
四、考取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1
五、教学金陵	16
六、“社教”海安	20
七、文革罹难	25
八、寂寞身后事	35
第二章 罗未子的篆刻	40
一、罗未子篆刻的师承	42
1. 马万里	42
2. 潘天寿	44
3. 丁辅之 韩登安 诸乐山	46
二、罗未子与黄牧甫	48
三、罗氏印风	54
第三章 罗未子的绘画	62
一、花鸟画	62
二、指画	97

三、山水画·····	101
 第四章 罗朮子的理论著述·····	119
一、罗朮子的主要著述·····	121
二、罗朮子的治学特色·····	127
 附录	
寸碑的纪念	
——兼论朮子的艺术 ·····	张道一 139
长眠消尽古今愁·····	晏西征 142
写在《无华庵印存》之后·····	黄 惇 146
《无华庵印存》编后记·····	明 者 149
 后 记·····	150

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罗赤子(也写作“罗叔子”)是南京印人中最活跃的一位。他的多才多艺以及磊落平易的处世作风,为其赢得了圈内圈外多人深厚的友情和尊重。然而,“文革”第三年的一天,也即1968年2月12日星期一,正是元宵节的前夕(阴历正月十四),红卫兵小将的批斗使他没有熬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早春二月”,在金陵黄瓜园的一片小树林里他自缢身亡,了结了孤寂漂泊的一生。他自缢后仍被加上“畏罪自杀”的罪名,直到1979年2月12日才予以撤销。如今,罗赤子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渺茫背影,只存在于少许人的回忆中,渐去渐远,犹如昨日的一抹苍茫夕照,不禁让人顿觉几丝凄凉之感。正是如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将他这位“失语者”从历史的深处召唤回来。

第一章 生平传略

一、红色年代 多情岁月

罗未子是位有才情的印人、画家和美术理论家。他们那个时代的人是见识过“才情”，并对其有着真切体会的。刘海粟曾在作报告时说，自己不轻易哭，一生只哭过三次：一哭1957年被打成右派——怀着一颗彤彤报国的赤诚之心，怎么反而成了右派？岂不心酸落泪。二哭“文革”时期红卫兵小将将他在法国罗浮宫临摹的巨幅油画踩在脚下——想到这些小娃娃年幼无知不懂事，禁不住伤心而泣。三哭则是罗未子的自杀——海老说这是 he 最欣赏的学生，大才啊！怎不令人痛哭流涕。^[1]（图1-1）

不过，如今关于罗未子的生平，我们可谓知之甚少，其相关记载基本上均出自南京艺术学院所保存的少量资料和其生前好友的几篇回忆录中，且多语焉不详，贻误颇多。相比于罗未子在艺术界曾有的声名，这样的零星记述难免显得过于寒碜，也许这就是他要为世人渐渐忘却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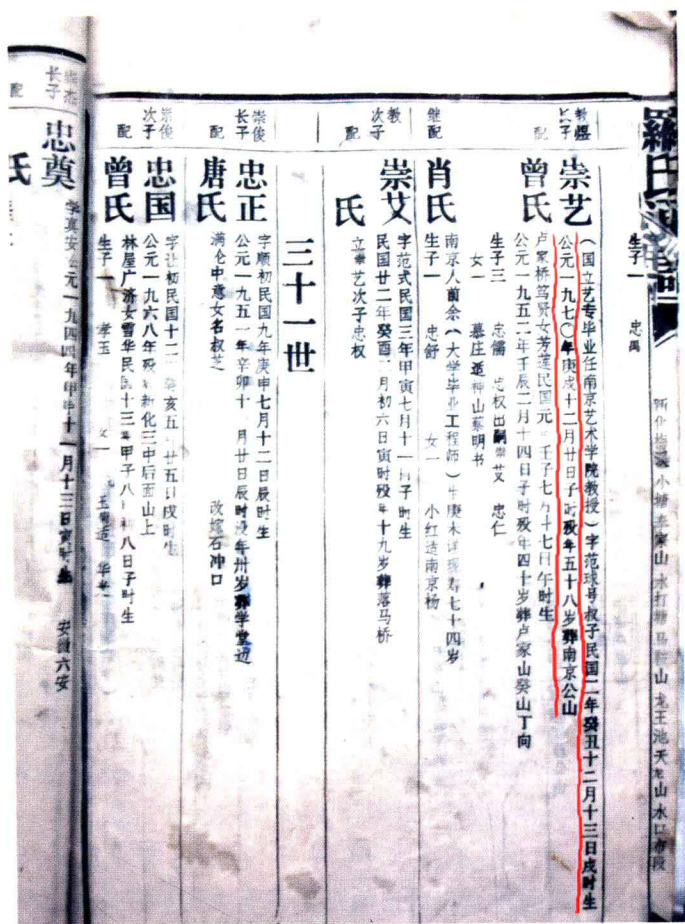
面对罗未子这样一位很少被研究者所关注的人物，笔者首先要做的是“解蔽”，即将罗未子还原为一位有血有肉的客观描述对象，进而再把我们的研究上升到学术的层面。而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对罗未子的认识也确实逐渐深入、明朗起来。

1913年阴历12月13日戌时^[2]，罗未子出生于湖南省新化县古梅乡一个名为小塘院的村落，该处现在的行政名称为新化县石冲口镇高车边村四组（图1-2）。新化地处湘中腹地，古称梅山，山奇水秀，人杰地灵，自宋时建制至今代不乏贤，近世以来更是如此，文献学家邓显鹤、舆地学家邹汉勋、民主革命先驱陈天华、辛亥革命元勋谭人凤、教育家成仿吾、爱国将领方鼎英均出生于此。新化县城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从县城到罗未子的出生地大



图1-1 罗未子像

图 1-2 该族谱中关于罗赤子的出生年月不会有误,然而罗离世时家人并不知晓,故而将离世时间误记为 1970 年



约有 10 分钟的车程。罗家居于小塘院的地方已有数代,据族谱所载,最早要追溯到明嘉靖年间。此处位于县城近郊,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如今我们仍能看到残破不堪的木质院门,沿着门前磨得光滑的青石台阶拾级而下,可见一口沧桑的古井。院落四周低山环绕,山下溪水绕着屋舍、稻田淙淙流过,山上种着玉米、红薯,田埂间油桐、槐树、翠竹等相映成趣(图 1-3)。罗赤子家的祖坟也在不远处的山上,碑文为罗赤子少年时所刻,芳草萋萋间,文字早已模糊不堪,恍若隔世。先祖以来,罗氏一族一直恪守着耕读传家的祖训,在地方上虽谈不上有何显赫的声名,但也绝非一般的地主家庭所能与之相比(图 1-4)。

罗赤子为家中长子,名弢叔,亦作赤子,别署范球、崇艺,室名无华庵。其父罗醉白于湖南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归国后,罗醉白在村里创办了石冲口高小,并亲自在任任教(图 1-5)。罗赤子的伯父罗夷白受湖南



图 1-3 罗家老屋



图 1-4 罗家村边一角

省布政司委派也留学海外,学习财政,归国后任新化县财政局长多年。罗夷白的长子罗特夫年少时考取了黄埔军校,为 19 期的学员,次子罗卓夫则参加了工农红军,罗卓夫解放后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的总务长。从这点上讲,罗的家世不可能不对其产生积极影响。

1919 年罗未子七岁时随父在石冲口高小读书,六年后进新化一中。1928 年罗未子与邻乡卢家桥的曾笃贤之女曾芳莲结婚,曾氏大罗一岁。此后,罗则在村里的石冲口中学任教八年。年少时的罗未子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名贯乡里。据村里年过 90 的罗楚忠老人回忆,罗未子很小时便显示出文学、书画方面的天赋,故名罗崇艺。^[3]在族谱中未子为“崇”字辈,所以说这个名字可谓一语双关,很有来头。应该说,早年的罗未子在艺术上是下过很大功夫的,尤其在篆刻上更是如此。至今我们仍能看到他初习篆刻时用的工具书——由漱玉堂雕印的



图 1-5 今天的石冲口小学

《汉印分韵》正、续两卷,装在精美的木盒里,一看便知此乃主人的心爱之物。罗耒子的才名为他赢得了乡人的尊重,其中时任湖南省参议员的同乡曾风光对其更是青睐有加。然而罗崇艺最初并没有把全部热情都用在艺术的追求上,而是献身给了革命事业。

在近现代民主革命的历史中,湘人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辛亥革命乃至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建立中,罗耒子的家乡以及家庭中均不乏冲锋在前的勇士。此外,罗耒子所在的新化县,民风彪悍,盛行尚武之风,年轻人热衷在沙场征战中建功立业,名垂乡里。这些无疑都对罗耒子有所影响。新化至今仍有“武术之乡”的美誉,而罗耒子的外甥晏西征现在则正经营着规模很大的武馆。

在那多情的红色年代,罗耒子所读的新化一中为当地革命运动的中心,进步学生纷纷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新化一中的三年以及后来八年的中学教员生涯中,罗耒子的革命豪情和艺术才华使其在地下党组织里颇有号召力,其中邹今撰(音)女士兄妹三人便是其忠实的追随者。而邹今撰对罗耒子则一直怀有特殊的好感,且鼓励他在艺术道路上继续奋斗下去,罗耒子对邹氏更是终生难忘。据邹氏回忆,罗耒子在广西桂林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时,曾将所著的《中国画历史》一书寄给她,要其帮忙修改,并感谢她一直对自己从事艺术道路的殷切勉励。据笔者陋见,以罗的才华竟然要邹女士为其修改一部专业性很强的画史著作自然有点勉为其难,其中微妙,一看便知,而罗耒子在抗战时期写给邹女士“愿得知心人,白首长相伴”的诗句似乎更能说明问题。^[4]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罗耒子生命中的这位红颜知己为他最终一门心思在艺术道路上奋勇前行带来了无穷的精神动力。

罗耒子似乎也越来越钟情于艺术,在那紧张的革命岁月,想二者兼顾显然是件矛盾的事。1934年冬的一天,罗耒子自外归来,途中看到一户人家屋后长着的翠竹十分可爱,便为其父罗醉白做了一根竹杖,并于竹杖上雕刻了一段精美的文字。这根竹杖从此成了罗醉白的心爱之物,陪伴着老人渡过了后半生。时过境迁,罗耒子的外甥晏西征至今还保存着这根饱经沧桑的竹杖,且竹杖上的文字仍清晰可辨。题曰:

二十三年冬,十一月丁卯,余与彭君艺生归。自三尖村道,经李元培家,见其屋后翠竹森森,爰採其一,濯磨而

雕刻之,颇适吾意,故不计技之巧拙耳。因□作□。崇艺题刻。(图 1-6)

文字以行草刻之,刀法沉稳,线条遒劲、挺拔,婉转中蕴含刚毅,从中已然可以见出罗未子在篆刻方面的天赋和潜质。这一年,对中共地下党成员而言是斗争尤为激烈的时期,而罗未子也似乎越来越表现出对政治斗争的疏离倾向,尤其是在两次被捕之后。对于罗未子的第二次被捕,他的长子罗儒珍仍有零星的记忆。据他说,当时罗未子被关在新化县城的监狱里,后被时任省参议员的同乡曾风光救出。曾风光很赏识罗未子的才华,得知罗被关押后便写了一封信给罗家,说是邀请罗未子去其家中叙旧。罗的家人将此信送至关押罗未子的监狱,狱方见信后无奈放人,要其迅速离乡,再也不要回来。罗未子出狱后,当夜在叔伯兄弟罗有财、罗美之的护送下步行至邵阳,逃生而去。抗战初期,曾风光亡故,罗未子得知该消息后,亲自回乡祭奠,不过在家仅仅两天又匆匆而别,从此开始了在他乡三十年的漂泊生涯,自此他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图 1-7)。

离乡出走后,罗未子可以说与当地的党组织彻底地脱离了关系。罗未子后来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其中缘由自是一言难尽。要知道,在朋友们的记忆里,他可是个直言快语、爽朗洒脱的性情中人,即便在“反右”、“社教”、“文革”那种紧张的环境里他仍然会冷不丁地撂出几句牢骚话,一吐为快。^[5]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们不难想象,这段特殊的革命经历也许成了他内心深处永远的痛,尤其是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这个潜藏心底的秘密无疑是最让他心虚的地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罗未子对人生中的这段本是如火如荼的经历为何少有提及,甚至是对个别感情深厚的好友也是守口如瓶了。不过如上所述,罗未子就读于广西桂林美术专科学校时倒与曾经的革命战友邹今撰女士有过少量的书信来往。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缘于对罗未子“革命意志如流水”^[6]的不屑,邹氏对其均不予理睬,说是罗受到了时任广西桂林美术专科学校校长马万里^[7]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伤透了革命同志的心,而罗当初寄给邹氏的专著《中国画历史》一书自然也被其放在一边,最后竟不知所终了。

罗未子的这段革命经历表明,他应该更适合作一名艺术家而不是革命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一个人不管是



图 1-6 罗未子当年给其父精心制作的拐杖(现为晏西征保存)



图 1-7 罗未子长子罗儒珍夫妇

选择投身革命还是皈依艺术,均无可厚非,但在当时却关乎一个人的身家性命,这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哀。不过,人生向来难得圆满,不如意处往往十之六七,对罗赤子而言能最终选择自己所钟爱的艺术,这已是实属不易的一大幸事了。

二、流寓重庆

我们虽然很难确定罗赤子何时来到重庆,但至少可以肯定在抗战初期他已经在重庆的一家古董文物商店找到了一份小职员的工作。作为抗战时的陪都,山城重庆几乎一夜之间成为世人关注的中心。重庆的地位和形象自然也成为战时中国地位与形象的象征。“中国人特有的那种文化中心意识使全国众多的文化精英集聚重庆。”^[8]抗战八年期间,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徐悲鸿、林风眠、张大千、溥儒、谢稚柳、沈尹默、黄君璧、陈之佛、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等都曾于此生活和工作过。这些美术家积极地投身到了抗战救亡的活动中,为宣传抗战和劳军而开办的展览一波接着一波,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时的重庆对倾心于艺术的罗赤子来说显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时国内的一些美术院校先后汇集于此更为他日后接受高等美术教育提供了便利。

通过我们的调查研究可知,尽管流寓重庆这几年为罗赤子的人生带来了改变的契机,但最初的一段时间似乎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战时的重庆物资短缺,且通货膨胀尤为严重,一些原本风光无限、生计无忧的大学教授都在经历着困顿之苦,流落至此的罗赤子想来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曾对好友说过,此时的他虽任一家古董文物商店的小职员,但生活却十分贫困,于是只好顺便卖些图章石并为人刻章为生,即便如此,生活仍是难以为继,以至于万念俱灰,想一死了之,最后吞服藤黄自杀。

南京艺术学院的林树中先生曾想为罗赤子作传,也许本着对老友的尊重,笔者看到林老在自己手书罗赤子“曾吞服藤黄自杀”的材料后面又写下了此“不必写入传记”的一行小字(图1-8)。不过笔者认为,这个材料对我们研究罗赤子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且我们对罗此段经历的旧事重提并无丝毫的不敬之意。艺术家当中向来不乏自杀者,在特殊年代尤甚。好在罗赤子这次比较幸

罗叔子材料

罗叔子 男 1919.12生。叔子亦作未子，又著崇艺 范疏

家庭出身 地主 本人成份 学生 文科毕业

湖南新化古楼乡人。

解放前以卖金刻印为生。

解放后情况：

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重庆任古董文房商店（卖图章石等）小职员。

生活十分艰苦，曾因此吞服藤黄自杀被救活。（不修学入修）

1943-1944年间在广西桂林卖字为生，主要老师为万里（老范）兼篆书。

1945年进入文艺界，卖字日标建立“国”字“说”字，口是笔一为取。

1946年复员归杭州，又拜郑午荣为师学山水。

1948年（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国画系）

1948年由大连教学工作人员招聘，于北平参加大连教学担任大连旅大师范教师。

曾任苏州铁路中学教师（教务主任）

1950年开始来华艺书，后改南艺美术学院讲师。

1960年代以后几年间曾与隋卫师合编《中国书画史》

—1961

1968年2月被迫害致死。

图 1-8 林树中许多年前整理的
罗未子资料手稿

运,被人救活后却又印证“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古语。此后,他顺利地考入了马万里开办的广西桂林美术专科学校,从而使他的从艺历程有了一个新起点。

当然,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他在进入桂林美专之前所受的艺术熏陶。罗赤子在老家时便有着较高的艺术修养,书法、篆刻、绘画、诗文均有过人之处,这与他后来任职于古董文物商店自然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任古董文物商店的小职员期间,又必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学识和视野,尤其使他对工艺美术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罗赤子后来在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期间一直任中国工艺美术史和中国美术史的专职教师自是与此有关。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罗赤子在陶瓷的鉴定和研究上很见功夫,解放后不少考古挖掘现场他都亲临过,殊不知他早在抗战时的重庆便打下了较为深厚的研究基础。

三、就学桂林美术专科学校

1943年,罗赤子只身来到桂林,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马万里先生创办的桂林美术专科学校。抗战时期的桂林,同样文化名人云集,为国民党统治下战时大后方的又一文化中心,进步文化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41年8月,马万里与书画界同仁关山月、李瘦石、龙月庐、张家瑶、范新琼等十余人发起筹建桂林美术专科学校,自己亲任校长兼国画系主任。早在1935年秋,马万里与黄宾虹赴广西游历时,便爱上了桂林的奇山秀水,随后长期客居桂林,并萌发于此地建立一所美术专科学校之念。

对于马万里在书法、篆刻、绘画方面的造诣,徐悲鸿曾这样不吝赞誉之辞:“廿四秋,余慕八桂山水之胜而来南宁,至则遇其贤士大夫,无不言马君者。盖马君以其艺倾倒南中名流,先我而至,已数月于兹矣!马君画格清丽,才思俊逸,有所创作,恒若行所无事。书法似明人,得其倜傥纵横之致,而治印尤高古绝俗,余昔所未知也。马君既多才多艺如此,又广历名山大川,精进不懈,则他日与于文艺复兴之业者,微斯人其谁与归乎?顾自清以降,执竹弄翰之人,俱当时之士大夫,畏难就易,辄习尚浅薄,号为简雅,一如中国不修武备,独夸言和平然者,以故雄奇典丽之作,阒焉无闻。吾与马君今俱盛年,于此末世,凡其颓废与所因循苟且而同流合污,眴然苟全于人心之